



Tim 於樹火紙博物館的個人剪紙展，於 3 月 24 日圓滿落幕。
(Photo credits : MOT/TIMES；場地提供：樹火紀念紙博物館)

Tim Budden，剪紙找自己 Eye 台灣

2012-03-27

他從那個食物難吃出了名的國度，來到一個美食即生活的新世界。「台灣人到彰化不是去看彰化，而是去吃肉圓。這在英國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！每個大城小鎮，都是炸魚和薯條，多無聊。」20 年了，Tim Budden 仍然不敢大口吃上一塊臭豆腐，卻酷愛味道極濃、甚至有點惡臭的英國藍起司。也許總是這樣，在不同的環境中，找到自己所喜歡的、所害怕的、所留戀的、所想要擺脫的……來自英國的台灣女婿，把攤在眼前的新世界化做剪紙創作，這是他與心中最初那個無畏無邪的自己，唯一的連結。

採訪整理/林宛縈

Tim Budden 來自英國威爾斯西南部，一個海邊的鄉村。約莫 20 年前的某段日子，劇場裡的工作非常不順遂，也開始對英國生活感到厭倦，於是便來台探親（他父親當時正在台灣工作）外加旅遊散心，後來因為對台灣的好感，散心變成久居。剛來台灣的前 10 年，他靠著教英文維生，在教學中找到許多樂趣。然而，即便他非常喜歡教書生活，卻還是覺得在工作上、生活上，一切，似乎還是少了什麼，日子過得越來越不快樂。

九歲開始，Tim 下定決心要當個藝術家，接下來的日子便與創作難分難捨，但是當他初到台灣時，卻停了下來。面對新環境，所有的事都不再熟悉，在英國，他的創作來自生活和文化，但在此地，他卻找不到任何的連結。九歲發願的人生志向停滯了，心中的那個小男孩仍然日日夜夜招喚著他，要他認真地聆聽自己心中的聲音。

一天，一位朋友給他看了一本剪紙書，雖然他當時無法理解其中的符號和文字，但突然一個瞬間，他靈光乍現，看到了自己、剪紙與台灣文化的連結。他開始恣意地使用圖像和符號創作，開始透過角色和人物讓自己在這個大環境中發聲，他知道，小男孩回來了，所有的一切又自然而然地運轉著。

「我總是覺得自己是個異地人，看待這裡的文化、人們、事物總是隔了一層什麼似的。」挖空的紙佈滿了與這裡有關的符號，像是窗子，讓他看見窗子裡的新世界；又像玻璃，讓他冷靜的站在新世界之外向內看。透過與 Tim 的對談，MOT/TIMES 希冀進一步探究紙片內外，Tim 所剪出的世界。



九歲開始，Tim 便下定決心要當個藝術家，接下來的日子便與創作難分難捨。

Q：為何選擇以剪紙作為主要的創作形式？與您過往雕塑、表演藝術、漫畫……的藝術訓練有何差別？

我來自英國，那裡沒有所謂傳統剪紙工藝。我年輕就讀藝術學院時，便開始創造人物和角色，把他們放入表演藝術和卡通中。對我來說，說故事非常重要，當我在創作卡通時，往往僅以黑與白勾勒簡單的線條，所以當我來到台灣，看到了剪紙，發現剪紙似乎也是一種運用簡單色彩和線條說故事的方式。我非常喜歡這樣的簡潔俐落，剪紙也與過去在英國所創作的卡通有了連結和相似之處。

因為之前學過雕塑，我喜歡以雙手觸摸、感覺物件。剪紙時，感受紙張、把它捧在手心裡、切割它，這樣的過程和雕塑很像，用3D的方式去型塑一個成品、創造陰影。另一方面，我曾在劇場裡做佈景設計，常看著自己做出來的牛阿、羊阿如何在舞台燈光下展現姿態。我很喜歡光影的變化，而剪紙其實也是玩光影、陰影，我真的很喜歡影子。

Q：剪紙是有關於「減法」，把東西拿掉，而有時候，好比說雕塑或在劇場中，往往是「增加」的過程，你覺得創作時，你喜歡減法還加法。

A：減法，剪紙時所使用的刀子有點像是我在畫卡通所用的筆，對我來說這個使用工具的過程是非常熟悉且自然的，創作中的留白和挖空對我來說非常重要，特別是剪紙時你可以從空白中創造光影。這也是我非常喜歡中國傳統建築的原因，窗戶上的窗花，遠看是一幅圖騰，而近看，又可以看進屋子裡，我喜歡這種不同層次的觀看方式，可以看見不同的世界。

Q：你用剪紙記錄了繽紛的台灣印象，甚至

將蟑螂小強、摩托車、牛肉麵等意象融於作品中，表現出您創作的獨特風貌，這是在傳統上不會出現的題材與想法。可以談談您所認識的中國民間剪紙與現代剪紙？

A：民間剪紙，每個符號都象徵了某種東西，但對我來說，我並不需要跟隨這樣的規則，我只是找出某些元素，以自己的方式去套用在我的作品之中，以自己的方式去解讀這些符號。我買過很多剪紙有關的中文書籍，總是只看圖片，文字完全看不懂，對我來說，我單純地喜歡這些圖案，看它們如何對稱、優美地在畫面中表演。有一次我到上海，發現了一本英文的剪紙書，突然看懂了所有的細節和意義，也發現傳統剪紙的規範相當嚴謹，這和我自己自由創作的剪紙是最大的不同之處。現代剪紙中，人們開始帶入21世紀的想法、印象，也尋求不同的創作材質，好比說有個日本藝術家使用紙袋創作，越來越多可能性。關於當代剪紙，我自己非常欣賞 Kako Ueda 和 Tomoko Shioyasu 這兩位日本剪紙藝術家，以及一位美國的香港藝術家 Bovey Lee。

Q：你的作品中充斥大量的台灣在地元素，請問身為一個「外國人」的身分，是如何運用「台灣元素」與「日常生活」這兩種主要元素呢？

A：當你在台灣遇到外國人時，問他們對台灣有什麼印象，他們總會說出同樣的東西，總是有些相同的事物讓他們覺得新奇或不舒服。當我開始剪紙，便想表現這些事物，包括我對這邊的喜好，好比說美妙的食物、麵食……同時也有我在這邊的沮喪，像是如螞蟻一般多到致命的摩托車，有時候甚至蔓延到人行道上，到處都是。我的很多作品中有個男孩，我把他叫做丹尼爾，他也是我兒子的投射，代表了一個天真的孩童。很多事情對孩子來說都是第一次的體驗，他們充滿好奇心，用一種最新鮮的方式去認識世

界，也因此容易遇上麻煩。這個丹尼爾被放在不同情境中，這些情境可能是我從別人口中聽到、或是我親眼看到的。還記得有一次颱風來了，我和我兒子看著新聞，畫面中一個記者站在風雨中大聲說話，我當時就有個OS：「為什麼一定得站在颱風中告訴我們颱風來了，而且我們完全無法聽見你的聲音，真可笑」。接著，畫面切換到某個騎士在風雨裡騎車、跌倒，我又想：「瘋了嗎，更扯的是居然有人去拍下這樣的畫面。」大概就是這類的經驗，透過我這來自威爾斯的眼睛，不斷交疊混和，成為我的作品腳本。

Q：可以說說蟑螂嗎？它們幾乎在你的作品中無所不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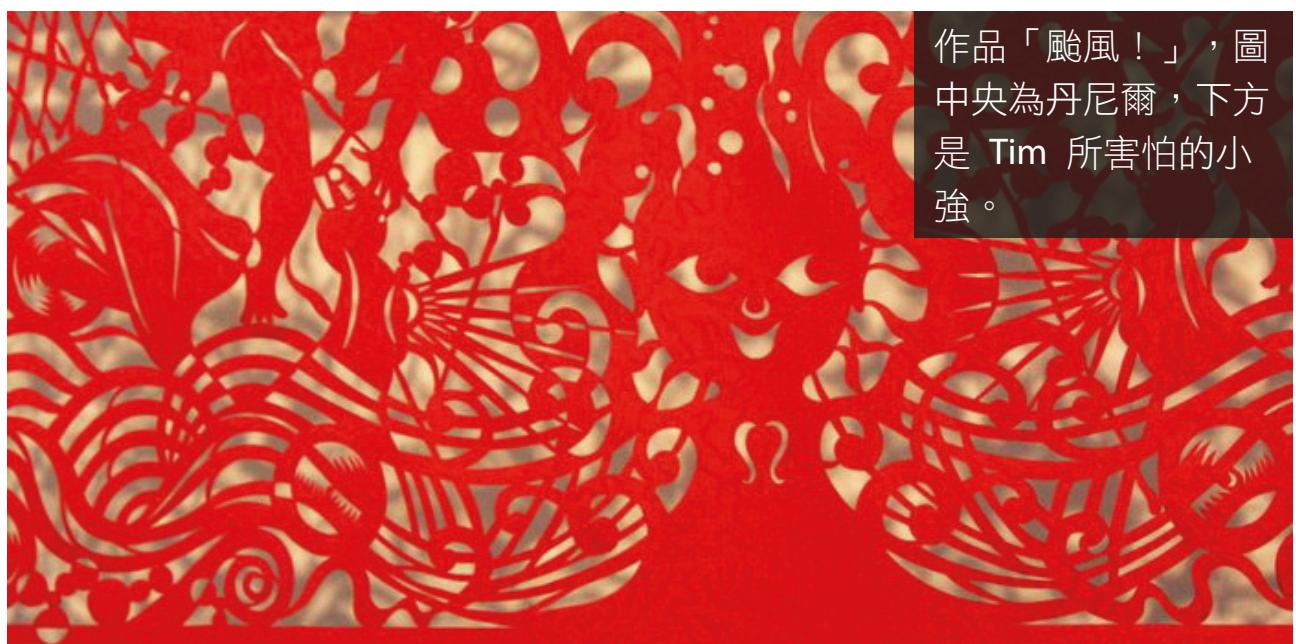
A：我討厭蟑螂，那是一種恐懼。當你面對恐懼時，對我來說，就是看著它，把它變成另一種東西，所以在我的作品中，我把它們變得比較可愛。

Q：那你把它們變可愛之後，有比較不害怕蟑螂嗎？

沒有（露出嫌惡的臉），即便我在鄉間長大。鄉間裡有甲蟲，我喜歡甲蟲，但我討厭蟑螂。

Q：你覺得剪紙上還可以如何創作，以突破傳統的框架？

以往，多數時刻我都用緞紙來剪，一邊是紙一邊是絲，比較強韌也很好裁切，但顏色選擇非常的少。當使用單一單色紙張創作時，可以生成的結果有限。當我在剪紙時想到的不僅僅是形像，也包括各種事物之間如何連結，紙要如何剪才不會破掉。所以像我最新的創作，我和我朋友一起實驗，潑灑顏料任其自由漫流，使用顏料去連結、去決定未來作品的形貌，顏料在某種成分中代替了我的主動性，帶領我把各元素之間串連起來。未來我會想繼續延伸目前的創作，做更多3D的嘗試、創造更多層次感，讓作品更複雜更有深度，然後會有更多隱晦的細節在其中上演著，當然，也會持續嘗試光影的變化。材質上，想嘗試塑膠，但似乎必須搭配雷射切割的技術，和一些電腦軟體的輔助。



作品「颱風！」，圖中央為丹尼爾，下方是 Tim 所害怕的小強。

Tim 的剪紙作品靈感來自在台生活的所見所聞，作品「颱風！」敘說著「舞男孩」們，傻傻地騎著腳踏車闖入劇烈的颱風中，他們因此而被洶湧的惡水沖走。（Photo credits：樹火紀念紙文化基金會）



Tim 最新的創作「浮世 (Floating World)」系列，以顏料創造更多顏色和層次，成為元素間串連的架構。

Tim 喜歡作品與光線所產生的變化。展場中懸吊為一組的三件作品，代表著三個各自獨立的小小漂浮世界，漫無目的地飄浮在了一起。自成世界，也成為了一個大世界。



Tim 希望未來能夠做更多3D 的嘗試、創造更多複雜度與層次感。

